

四季之恋

陈瑞春 著

花城出版社



四季之恋

陈瑞春 著

花城出版社

四季之恋

陈瑞春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滨江路500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页 170,000字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制

ISBN 7—5360—2979—9

I·2534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黄树森

陈瑞春是位潜质不错的青年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已有 10 个年头。

今天,她的作品终于结集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遗憾也有,就是以陈瑞春的艺术感悟和语言功夫,本来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当然这未免苛求于她了,她毕竟是位业余作家,工作繁忙,只能忙里偷闲,创作时间和状态总是有所限制的。

就集子所收的散文、小说来看,我以为陈瑞春有着自己比较鲜明的艺术追求。

在作品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上,陈瑞春可以称为客家文化的“游吟诗人”。客家文化源远流长,汤因比甚至称客家人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为华族之最正统,最优秀者。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中,对客家人生存状态和文化精神的透析和把握,都应成为一个课题。但这个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很薄弱,还没有出现洪钟大吕式的作品。

陈瑞春以业余之身从事文学创作,我不敢说她有着自觉的客家文化意识,但就其作品所涉及的客家的人情故事、习俗风物;就其笔下人物的主体架构和精神指向;就其本人对客家男儿女儿的坚韧、乐观的张扬,对沉淀几千年的封闭,陋习的抨击来看,作者实则 是以集束方式,集中反映了对客家文化的总体观照,这在客家文学创作领域,是不可多得的,是难能可贵的。如《阿狗古》、《素色的纸花》、《大娇和小娇》等小说,都因此而耐人寻味,值得细品。

在作品的艺术创造上,陈瑞春拥有着比较好的悟性和语言磨炼。她的运笔行文,不少时候似乎轻轻淡淡,但往往产生举重若轻的效果。有时,几个词,几句话就可营造或烘托出一种绵长的意境。这一点在她的散文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像《过年》,作者说她爸爸的“准书房”,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出师表》、中国和世界地图、毛泽东和邓小平画像乃至自己对关云长的评价、感悟人生的诗对等,她的评价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最后加上一个“可笑之极”。“可笑之极”的运用就有点胆量,而效果确实别致,惹人发噱。讲到吃饭场景,作者写道:“母亲说我吃饭没正经。妹妹则趁机点火加油,说我拜祖先时笑得露出了大牙。母亲就说我来世会长得奇丑——嘴唇包不住牙”。这些生活中的语言、细节,将过年家人团聚的轻松活泼、有趣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这种艺术创造也表现在主体情感的把握上。作者回忆“外婆的竹篮”,写小时候家里没得吃,自己和妹妹被遣使到外婆家去,外婆每次都把吊在梁上的竹篮放下来,拿里面预备好的东西管她们一顿饱,再让她们把装了食物的竹篮抬回家,云

云。文章临了，作者写自己兄弟姐妹大了，想对外婆表示孝心的时候，外婆却死了，死在离家不远的木桥下，“听说离她不远的水潭有只竹篮”。《二哥的手》写因生活窘迫，二哥从小就分担起家庭重担，为生存奔波劳碌，一双手伤疤累累，最后作者讲述自己做的一个梦：“梦见牛高马大的二哥背着书包，拉着我的手去上学。我挣脱他的手，说我已大学毕业了。二哥说，那你教我写字。他伤疤累累的手握不住笔，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我像老师一样严厉地要他重写，‘嘿！嘿！’二哥笑了，‘阿妹，我已30年未拿过笔了。’我的泪‘哗’地流了出来。”这种处理，这种细节，感染力是很强的。

其他，如小说作品，其想象力的丰富，情节故事的引人入胜、场景切换的娴熟技巧，等等，都显示出作者的功力渐趋成熟，也昭示出她日后更好的发展前景。当然，作品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有时语言不够精炼，小说作品结构相对随意等，都有待作者加以提高。衷心祝愿陈瑞春写出更多的精品佳作来。

1999.2.14

目 录

序	黄树森(1)
---------	----------

第一卷 散文	(1)
--------------	-------

过年	(3)
----------	-------

故乡的布荆	(7)
-------------	-------

烧茅草	(10)
-----------	------

摘当梨	(12)
-----------	------

打青榄	(14)
-----------	------

采艾	(16)
----------	------

赏月	(18)
----------	------

照黄蟮	(20)
-----------	------

捞蚬	(23)
----------	------

寒酸	(26)
----------	------

外婆的竹篮	(29)
-------------	------

二哥的手	(33)
------------	------

父亲与书	(37)
------------	------

记忆的四季	(42)
奇妙的响沙湾	(53)
“那达幕”大会见闻	(57)
今日渣滓洞	(60)
春天,波罗庙行来	(63)
西双版纳三日三题	(66)
再登长城	(72)
难忘瑶山行	(75)
第二卷 小说	(83)
农家	(85)
阿狗古	(100)
大山	(107)
住洋楼的女人	(112)
素色的纸花	(122)
痴迷	(143)
大娇和小娇	(162)
蝴蝶结与两分钱	(192)
杆菌	(200)
六指	(205)
老夫妻	(216)
晚饭后的回忆	(225)
儿女情长	(236)
后记	(264)

第一卷

散文

过 年

离开了拥挤喧嚣的省城，回到青山绿水围绕的家园，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未到家门，还在墙外，家里两条杂交的狼狗就疯狂地吠起来。狗是具有灵性的，不管多久未见面，或者从未见过面，它都能识别是否家人。果然不出所料，我刚走到禾坪上，它们就不再吠了，只是口里发出吱吱的喜悦并摇晃着美丽的后股和尾巴。看着它们一脸的热诚，我一下子忘却了一路的疲劳，心中升起一阵快慰，尤如见到了亲人一般。但当我想到只有它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夜夜和我父母相依为伴，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怜惜，我蹲下身去，抚摸着它们，亲了亲它们的头，心里无限感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我进了大门，就闻到一股久违了的熟悉的气味，那是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家”味。吸到这种气味，我陶醉了。就是这个“家味”，让我常常魂牵梦萦。永远地吸引着游子的心。

爸爸从屋里迎了出来,我向他道过安。他把我引到上厅。上厅是父亲的准书房,那里的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出师表》、《朱子家训》、中国和世界地图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画像,还有父亲对关云长的评价,感悟人生的诗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可笑之极。两张八仙桌上凌乱地摆满了书本和纸张,引人注目的是一方工艺精巧的端砚,父亲常说那是乾隆时的精品。再还有就是沾满茶垢的茶具。父亲跨下天井,用笔蘸了碗中水就在檐头的水泥地板上运起笔来。当他写第二个字时,第一个字随即干了,不见了痕迹。“你看阿爸的字有无进步?”“已定格了,写来写去都是‘爸体’。”父亲裂开没牙大嘴不很谦虚地说:“那也不一定,我觉得我的字越练越好了。”

下午,请父亲帮忙写春联的邻居陆续来了。我替父亲研好了墨。这时的父亲显得很凝重,只见他站在八仙桌边,捋起衣袖,紧握大毫,凝思良久,蘸了墨汁,然后一路挥洒下去,使周围观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帮父亲拉着红纸的另一头,慢慢地往后退着,待父亲写好了一幅,就和另一人拉扯着放到旁边地上去晾干。

突然,左横屋鸡飞狗走。姐妹呼喊着我帮忙杀鸡,我说我要看父亲写字,立即厨房那边就有了反应,她们和母亲在说我的“坏话”了。

吃饭了,香喷喷的饭菜摆在中厅乒乓球台似的长条饭桌上。那是外国归来的叔父和大哥突发奇想请人新订做出来的。他们说这是外面的新潮流。菜一字摆开,大家挟菜只好站起来,连父母都不例外。母亲连说少见,这样吃饭太不成体统了。听着母亲的话,看着几个姑爷和媳妇难为情的样子,我

忍俊不禁，不觉笑出声来。母亲说我吃饭没正经。妹妹趁机点火加油，说我拜祖先时笑得露出了大牙。母亲就说我来世会长得奇丑——嘴唇包不住牙。哄堂大笑。

年三十日晌午刚过，家里几个媳妇开始煮水洗澡，屋里的煤气灶、煤灶不够用，便在禾坪垒起了柴灶，几个侄儿、侄女觉得好玩，一窝蜂往柴灶里塞火，火被弄灭了浓烟滚滚。我一直磨蹭到三更半夜还未洗澡，母亲就唠叨我都快四十岁了，没有女人样，还不懂规矩，下辈子会变猪。

新年的钟声响了，满村的鞭炮声震天动地，经久不绝。在城里已经有两年没听到这声音了，我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了。一阵锣鼓声由远而近。刚小憩的父母又匆匆爬起床来，打开大门迎接拜年的队伍，锣鼓队刚出大门，另一个舞狮队又到。父母忙于应付，还乐呵呵地不言疲倦。

初一上午，叔父提议全家也“参狮”去，得到一致赞同后。叔父撑起了鼓板，兄弟们敲起了锣，我挎起红布袋要去收利是，大家建议说要妹妹任这差事，原因是她会说好话。我不肯让，最后达成协议，由我收利是，妹妹在我身边陪着给对方说好话。一家人浩浩荡荡出发了，七十多岁的叔父矮身材，戴着金丝眼镜，凸肚上又顶着大鼓，滑稽是也。走过小桥，邻居都从家里出来了，孩子们拥了过来。所到之处，“群情激奋”，无不受到欢迎。只是小媳妇笑弯了腰，老叔婆说她们的尿憋不住了。皆大欢喜。

年后，家里兄弟姐妹陆续离家了。我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唱念：“初一又说初一头，初二又说没日头，初三又说云遮日，初四又说……”这是旧时客家女不愿返回夫家的托辞。父母

四季之恋

听我唱念得悲切要留我多住几天。我摇头上路了。隔着汽车玻璃,我看见父母老泪涟涟。

故乡的布荆

岭南春早，当春风拂过田野，布荆枝头开始冒出浅浅的新芽。经过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后，它疯长起来。待百种下地的时节，遍布田野山坡的布荆密密匝匝随风摇曳出阵阵芳香来。夏天，布荆枝头顶出了花穗，那花小而白带紫，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收时节，布荆的果实像高粱穗一样沉甸甸的挂满枝头。初冬是收布荆籽的最好时候，收工的女社员顺便在附近采摘了布荆籽，用衫帕、头裙裹了回家去。

布荆是灌木，叶秀长，易生长，属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种。故乡山前坡后，田头地尾，溪旁渠边，随处可见。

布荆一身都是宝，它的用处说不完。

布荆的枝叶茎根都可以当作柴薪和燃烧的材料。采砍时一般都在冬天为好，因为那时它生长缓慢抽芽发叶少了，茎根的水份干了。

因其枝茎坚韧，乡人用其作畚箕、藤椅框架，甚至还可以

用作镰刀把等。

用它熏蚊虫效果极好。夏天,天气又闷又热,蚊子像飞机一样“狂飞滥炸”。太阳下山后,先起好一盆炭火放在房中,把刚采摘来的布荆枝叶覆盖其上,一会就浓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布荆的芳香和辣味。这时,我们如果走得慢,就会被熏辣得眼睛流泪,还不停地咳嗽。“飞机”更不用说了,它们纷纷掉落尘埃。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用布荆叶充饥。布荆叶苦涩,听说吃前要用沸水烫一烫,然后用竹篮盛了拿到山溪里去浸泡一夜,这样炒出来的布荆叶就好吃多了。

客家山歌唱道:“茶油煮出猪油菜,布荆泡出细茶来。”可见用布荆叶泡茶挺不错。茶叶店出售的竹壳茶就是布荆叶芽制作的。客家山村用布荆籽煮茶是很普遍的。布荆籽呈黑褐色,粟粒般大小,用它煮茶水,茶色,味甘。它有解暑、消渴、利尿、除湿等功能。隔年的布荆籽煮茶尤其好。夏收夏种时节,放在田头地尾的水壶里装的多数是布荆茶水。现在,仍有不少华侨要带一些布荆籽到异国他乡去。

孩提时,母亲用箩筐挑着我们姐妹俩去走亲戚,我是一边侍弄着插在箩筐耳上的布荆枝叶,一边闻着它的芳香,不知不觉到了亲戚家的。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母亲把煮熟了的豆瓣盛在簸箕或米筛上,然后把新鲜肥壮的布荆叶浓浓密密覆盖其上,还要叮嘱我们不要揭开。几天后,母亲洗净了双手,极其虔诚地揭开了布荆叶,我们屏住呼吸看着。啊!豆瓣上生长着一层又长又密的绒毛,这时,母亲会激动地近似惊呼:“发酵发得好,做豆瓣酱就成功了一半。”母亲蒸糯米酒时,也要在

缸头边插上一两枝布荆，待布荆枝叶发干萎缩时，糯米饭中间开始冒出了酒水，酒香味飘溢了整个屋里。

炎热的夏天，乡人用布荆枝叶做成环扣在头上或扯下成堆布荆枝叶铺在田边地角斜倚着小憩，会使人顿觉凉气习习，心怡神爽。有人用布荆枝叶作牛鞭，用此法的多为女性，这竟可为牛驱赶牛虻和飞虫，又可驾驭牛。待到叶子脱光了，只剩下光光秃秃的枝条，一丘田也就犁耙好了。有人用布荆枝叶作洗刷家具、农具之用，用它擦洗沾满泥巴的手脚，听说还有消炎去菌的作用，难怪耕田种地之人少患脚气和湿毒的。还有人用它来抓洗猪大肠祛除猪屎味。路间有新鲜牛屎堆，定会有人扯了路旁的布荆覆盖其上，一来还是沿袭旧俗先入眼者为己有；二来大概是遮丑、挡臭和减少苍蝇叮咬的原因吧。端午节，挂在农户家门前的避邪的香符头、艾草里也裹夹着布荆。叔婆伯姆走亲戚时花篮、箩盖上放着布荆，身旁便散发着阵阵幽香。布荆根可治风湿，有些人还一定要认定行人踩得着的根才最有效。

故乡到处有布荆的影子，它渗透到每一户农家，人们的生活中少不了布荆。我对家乡的美好回忆，每每于布荆有关。

注：布荆——杜荆